



諧 劇 集

打百分

王永梭 著

重慶人民出版社

1228.67

諧 劇 簡 介

諧劇是一個年輕的劇種。在我們文學藝術的百花園中，它是一朵新鮮茁壯、出土不久的鮮花。

諧劇只要一個人表演，它的特点是短小精悍，主題鮮明，談諧警辟，愛憎分明。情節單純而不單調，內容通俗而不庸俗。場面不大，道具簡單，隨時隨地都可演出。

王永梭同志鑽研諧劇十八年，他接受了傳統雜劇、滑稽喜劇的精華，吸取了民間“獨角戲”、“單口相聲”、“金錢板”等的表演藝術，加以發展，創作了諧劇。十八年來，王永梭同志創作諧劇約卅個，演出凡七、八百場，深受廣大的羣眾的歡迎。

為了滿足羣眾文娛生活的需要，我們特選集了作者的十個諧劇出版。這十個劇本，有七個是解放前寫的；從中可以看出舊社會的丑惡，從而加深人們對舊社會的憎恨。另有三個劇本，是解放後寫的，其中“打百分”諷刺了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歪風邪氣；“人民警察”和“在火車上”則是對新社會的熱情歌頌。

由於諧劇這個劇種很年輕，它期待各方面的扶植和培養，也需要熱情的批評。讓這朵鮮花繁開在文學藝術的百花園里吧！

編 者

1957年7月

目 錄

1953——1956

(解放后部分)

在火車上.....	(1)
打百分.....	(9)
人民警察.....	(16)

1939——1949

(解放前部分)

賣膏藥.....	(22)
扒 手.....	(27)
趕汽車.....	(33)
茶館圖.....	(41)
喝 酒.....	(48)
追.....	(55)
保 長.....	(65)



在 火 車 上

靠近舞台中綫的右方，兩根長凳兒面對面的擺着，表示是火車廂里的坐凳。

火車正在進行。

〔農民手里提一個大包裹——內放有一個洋磁盅和一把牙刷——從左方搖搖晃晃上來。〕

農民：（不經意的碰到一位乘客）對不住，同志！（四面找尋座位，對另外一位乘客）同志！那個位置有人啦？（有人）哦哦。（繼續走過去，發現正空着的坐凳，連忙在靠左的凳子上放上包裹，自己坐在對面的凳上）

〔看全車廂，整齊、精緻、清潔、寬敞，心里有說不出的喜悅，嘴角挂着笑。〕

農民：（問背後面的乘客）同志！請問今早晨九點鐘，內江攏得到吧？

〔沒有回答。〕

農民：（回頭一看）啊，睡着了啊！（再問對面坐凳背後面的乘客）同志！請問今早晨九點鐘，內江攏得到吧？（這位客人告訴他，問車子上的列車員更清楚）

哦！要問他們車子上的……（用手比着）手杆上戴得有一個紅套套……好。

〔远远看見列車員从左方过来。〕

農民：（立起，迎住）同志！請問今早晨九点鐘，內江一定攏得到吧？（列車員告訴他，資中到內江，九点鐘准点到）哦，九点鐘，准点到……（喜）那就太好了！太好了！

〔列車員問大包裹是哪个的？〕

農民：哦，这个包包是我的。（連忙提起）

〔列車員叫他把包包放到行李架上去。〕

農民：（指著上边的行李架）放在高头呀？（考慮一会，商量地）同志！我这里头放的是些土產，泥巴稀髒地，放在高头，看把別个的弄髒了，压在底下，又怕把我的弄濫了，我在內江就下車，放在我的脚底下要不要得？

〔列車員完全同意。自己把包裹放在地板上，滿規矩地坐在靠左的凳子上。〕

農民：（瞥了一眼窗子，請列車員）同志！請你帮忙开一下窗子！

（列車員打开了窗子）好，費心！（目送着列車員自右方下。回身同先前接談的乘客談开了）他們車子上的學習硬是够，又謙和，又肯帮忙人。

〔心里又想到赶路的事。〕

農民：（对这位乘客）同志！你戴得有表沒有？（沒有表。自語地）要是有个表就对了，有个表就对了！（乘客問他为啥这末急？解釋着）——不是，我是从資中帶起土產到內江，参加內江專区的物資交流大会。（反問对方）同志，你今天是到——？（乘客說，由成都到重慶）哦，現刻从成都到重慶那又麻溜〔注一〕得很罗！要是在旧社会，那就是“癩子的腦壳——莫法（髮）！”（一頓）比如我，資中到

內江，九十里，今天坐火車只要一點鐘，要是在舊社會單是走路哇，都要一個星期！（對另一乘客，辯解地）咋個不要一個星期呀？那個時候，龜兒四處都在拉壯丁哩！（把乘客們都說笑了，自己反而更嚴肅地）同志！你們不要笑嘛，這硬是實情咯！……

〔列車員從右方走來叫“過洞子，關窗子”。〕

農民：哦，過洞子，關窗子！（讓列車員替他把窗子關好，感謝地）
嗯，同志！又是你費心幫我關！（又贊美地目送着列車員自左方下）

〔靜靜地坐着，驚異地看着頂上剛開燃的電燈。〕

〔燈熄出洞。〕

〔試着打開了窗子。〕

農民：（興奮，又對先前接談的乘客）同志！剛才過的這個洞子，原先好多人修啊。挖的挖，敲的敲，沖眼的沖眼，活象打明仗一樣！呸，這末大匹坡，幾天日子就往它腰杆上鑽過去了！（記起一版順口溜）

有個肖光漢，築路當模範，
炮釐大改良，活象金剛鑽，
石頭遇到它，沖得稀巴濫，
這位好模範呀——

農民：（故意地對乘客霎着眼睛）同志！你說他出在哪裡呢？（乘客不知道。得意地）嘿，就出在我們資一中一縣！（非常愉快的笑了）嘿嘿嘿嘿……

〔乘客說出柏樹坳大隧道的情形。〕

農民：（津津有味的听着）……哦，哦，（插嘴）你是說隔成都 不遠

柏樹坳大洞子那末大呀！吹！（站起來比划着）六百一十公尺。

〔車子猛地一浪，停了。〕

農民：（驚喜地）攏了哇！

〔提起包裹就往右方跑去。跑到翼幕邊，別人告訴他還沒有攏內江，這兒是銀山鎮。〕

農民：（停住）還沒有攏？銀山鎮？那才走到一半呢。

〔連忙跑回原位子把包裹放在靠左的凳上，自己坐在對面一邊。〕

農民：（同別人爭辯着）這個位子是我坐到的，是我坐到的！（別人問他到底坐的是哪邊的位子？自己才發覺搞錯了，趕忙坐過對面去）哦，我該坐這邊，我把兩邊都坐到了。（滿臉直的望着對面凳子上剛坐下來乘客表示歉意）

〔坐一陣，發覺火車沒有開動。〕

農民：（不滿地）咋個車子一停倒就不走了啊！（坐在對面的乘客告訴他，火車要上貨）要上貨？哦哦。

〔從窗口望出去，窗外正喧嚷着許多做生意的人羣。〕

〔看見賣熟雞蛋的想買。〕

農民：（輕輕摸了一下衣袋里的錢，怯生生地叫）雞蛋！熟雞蛋！

（賣雞蛋的說，沒有熟雞蛋了，有鹽蛋）沒有熟雞蛋了？鹽蛋不要。（賣雞蛋的說，還有皮蛋）鹽蛋都不要，還要皮蛋！

（雙手推開，表示不要。賣雞蛋的玩笑地說他是要買十個）十個？

（看看自己的手式，忍不住笑了）你咋個測譚子〔注二〕啲！

〔提開水的從身旁向左方走過去。〕

農民：（喊）開水！

〔連忙在包裹里取出磁盅，順手把牙刷放在坐凳上。先前接說的

乘客告訴他，兩分錢一杯。

農民：（傾听着）哦，兩分錢一杯。（又喊）開水！開水！（追了過去）

〔在左方翼幕邊裝好開水，付了錢，慢慢地喝着。〕

〔發覺車子還是沒有開動。〕

農民：（埋怨地）咋個車子一停倒，就硬是不走了啊！（附近的乘客告訴他，火車在下貨）嗯？咋個剛才在上貨又在下貨呢？（別人說是下了才上）哦哦，下了才上。（嘴一撇）哎，硬是耽擱人！

〔有客人說，他這樣忙，該去趕快車。〕

農民：（滿欣喜地）我該去趕快車？（詢問對方）喂，同志，快車在哪里去趕呢？（對方說，半夜十二點鐘就趕得上）半夜十二點鐘……你咋個活醒醒〔注三〕地啲！

〔車身走開。看見坐里方的一位乘客戴得有手表。〕

農民：（問對方）同志！請把你的表看一下好多時間了？（乘客告訴他，八點半）八點半？九點鐘，內江無論如何都攏不到了！（乘客說，九點鐘准到內江）九點鐘准時到？（眨眨眼，仍然懷疑地）今天該也靠得住啊。

〔乘客問他啥事這樣急？〕

農民：同志，不是我着急，我今天是從資中到內江，參加內江專區的物資交流大會，上午九點鐘，銀行要辦公，市場要開市，我們的土產要成交，新式農具要訂購，老張他們三個人在那里急來象一鍋開水了！……

〔對方說他太不相信大家的話了。〕

農民：同志！我咋個是不相信你們的話呢！呃呃，（說出心病）

以前处处都上当，摸到凉粉都怕烫！……（火車开动了，自己赶忙坐回原位上）

〔靜了一陣，放下茶盅。看着窗外田野里綠油油的庄稼。〕

〔这时，听见那边戴手表的和附近的乘客們，在唱一支熟悉的山歌。〕

農民：（拍身后客人的肩胛）喂，那边的唱起来了！

〔听着，輕声哼着山歌的曲子，慢慢和了上去。〕

……去咦——放牛哟！

去咦——放牛哟！

……苏二姐……妹娃子……

農民：（欢快地笑了起来）嘿嘿嘿（惹起这位客人）我們啦！啦！（自己先啦起来）

唱得好，唱得妙，

唱得硬是刮刮叫！

刮刮叫，刮刮叫，

再來一个要不要？

（車廂里的乘客們都喊要。自己也連連拍手）欢迎！欢迎！

〔一些乘客倒欢迎他来一个。〕

農民：（难为情地）咋个你們倒欢迎起我來了？（推辞）我又唱不來啥子嘞。（推辞不得楞一陣）好好好，我來唱段金錢板就是了。（看見茶盅和牙刷，想出一个好法子，順手把兩样拿起来）我就用这个（牙刷）敲这个（茶盅）！（叮叮当当地敲了几下）我还喝点开水呢。（喝了一口开水，敲着茶盅唱起来）

各位同志請雅靜，

听我把成渝鐵路說給大家听；

成渝鐵路从成都到重慶，
千多里修得一坦平。
昨天晚上你在重慶，
今天下午就到省城；
又方便來又快性，
安全舒適車費也相因。
這些那些我都不論，
單表這鐵路綫上的土產情形：
江津的廣柑大名鼎鼎，
白沙和永川酒有名，
榮隆二昌出麻布，
豬肉豬鬃喜愛人，
俗話說：“隆昌豬兒肉最嫩”，
特別是大批豬鬃出夔門；
糖就出在內江縣，
資中資陽也有許多甘蔗林；
簡陽的棉花硬是白淨，
石橋的烟叶味道純，
龍潭寺的海椒銷全省，
五鳳溪的梨子甜澈澈，
成都是一個大米庫，
重慶是一個工業中心，
工業區首先需要原料品，
成渝鐵路作了送貨人！
好象一根金綫繩，

顆顆珍珠它穿成，
又象一條大血管，
輸送營養到周身。
就這樣白日晝夜來回運，
嘿，它的好處，三天三夜我也說不清。

〔唱完，受到乘客們的熱烈歡迎。〕

農民：要不得！要不得！（手一擺，把茶盅里的開水潑到臉上。揩拭着，笑）哎，連開水都歡喜得跳起來了！……

〔正說得興奮，車子一震，一下跌在對面的坐凳上，把身後那位睡着了的乘客撞醒了。〕

農民：（向對方）同志！對不住，把你的瞌睡撞醒啦！

〔先前那位接談的乘客告訴他，車子已經到內江了。〕

農民：哎，內江都攏了哇？（伸頭探望窗外）啊，太陽都出來了！

（看見來接自己的老張，高喊）老張！我來了！我都來了！

（立時擔心到九點鐘已經過了，忙問戴手表的乘客）同志！請你幫忙再看一下好多時間了？（對方告訴他，九點正）九點正？（用左手食指比着九，十分信服地）九點正！（轉身對附近的乘客們，笑瞇瞇地夸贊着）這個火車硬是太，太安逸了！（聽見老張在叫他，忙對窗外招手）老張，來啦！來啦！（急忙放好牙刷，茶盅，提起大包裹對車上的乘客們連連點頭）失陪，失陪。

〔笑容滿面地向右方走下去。〕

——幕落

一九五三年寫于成都

〔注一〕麻溜——快的意思。

〔注二〕滿鐔子——就是开玩笑。

〔注三〕活醒醒——隨隨便便和隨便說的意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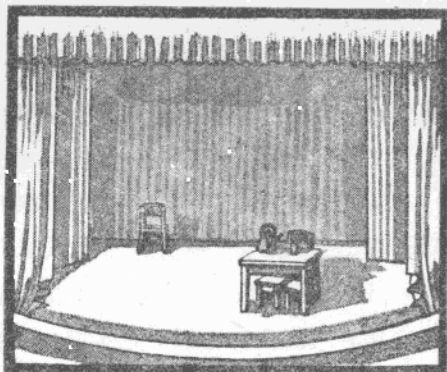
打百分

机关宿舍里的一角。

左边一張小方桌，桌上放着茶盅和开水壺，桌后面有一張木背椅，桌下面零乱地放了兩個独凳兒。

右后边，靠后幕附近，有一張木背椅，背对观众，表示是电话的位置。

右方第一道翼幕里边，放一个凳兒，上面放好扑克牌（最好只要三十四張——从全付牌里取去二十張），梅花5压在最上面。



〔老苏坐在方桌边，正在寫檢討。〕

〔寫到“比如：學習”这里，就再也寫不下去了。〕

老苏：（搔搔头，放下筆，輕声地念）檢討書。我是一个最爱打百分的人，不分時間，地点，有事无事，都主动、積極、帶头，爭取打百分。……（扫眼右方，看見翼幕里边小張他

們正在打百分。招呼）小張！（欣慕地）你們几个又干起來了。（小張說是休息時間，打打玩。苏莫可奈何的点点头。又念）別人打百分，是利用休息時間，开展正当的文娛生活，而我則是……

〔電話鈴响了。

老苏：（走过去接電話）喂，我就是老苏。老刘！什么？……科長在催呀？（瞟了一下桌上的檢討書）我正在深刻的檢查，正在深刻的檢查。老刘，請你反映一下，一会儿晚上上班的时候我保証交上來。嗯。是你在值班嗎？……哦。好，再見。

〔放下電話。掉頭望望小張他們，又急忙回到座位上。

老苏：（又念）我的錯誤是很嚴重的，造成的損失也是不可計算的，比如：學習……（悶了一陣，實在寫不下去了）

〔从開水壺里倒了一盅白開水，悻悻地呷着。

老苏：（越想越氣）哼！百分又不是我發明的！（擱下茶盅）城裏頭打，鄉壩頭打，男的打，女的打，白天黑夜都有人在打呢！（立起）我也不一定要打！不打又不會死人！

〔氣冲冲向右方踱過去，掏出手絹揩揩額角上的汗。

〔終於在小張他們打百分的附近停下來了。

老苏：（參觀一陣，眉宇逐漸開朗，臉上泛着笑）小張，你們是死朋友嗎活朋友？（小張說是死朋友，小2翻身帶甩）哦，小2翻身帶甩。（滿意的點頭。移上一步弓着腰注視着）呸！這個牌太美了！（忍不住）小張，我來跟你摸一張！（搶着從翼幕里边抓過那張梅花5，故意藏在一邊，神秘地）噯，你不要管什麼牌，保証是一個大王——（攤開一番，伸舌）哎，



舵背子 5。（鼓励小張的对家叫牌）叫！（对家叫八十）八十？（上手家八十五。慫恿小張）九十，九十五，翻牌！（見底牌好，十分兴奋）喂，小張，所以你不要消極呀，你看，底下的潛力都挖起來了。对。（順手把梅花 5 丟進翼幕里边的凳兒上）吊主！（提醒对家）压倒！压倒！对家，你拿小 2 压倒嘛！（偏偏对家牌不好，埋怨）你的牌是咋个搞的啲？讓我來看——（准备跑过对面去，一提脚被小張下手家擋住了，只好立在原地，搭訕地）对对对，看牌只能看一家，只能看一家。（悶一陣同下手家嘀咕起来）又不是我在打，我也沒有那末想打呢。（趁势向左方走一步，回头又向对方嚷一句）不管你怎样說，无论如何你都該拿小 2 压倒……（走开）

「这时，有人在外面喊小張。

老苏：（驚喜）小張，有事？（跳过去很自然的接下了小張的牌，看着

小張从右里方跑开了)有事就跑了,(玩笑地)簡直是不安心工作。

〔在翼幕旁边蹲了下去,出了一張牌,感到蹲起不舒服。〕

老苏:(提議)喂,我們移到桌子上去打,桌子上打起舒服得多,(別人說等这一牌打完了再搬家)这一牌? 我們認輸了行不行?(大家同意)对了。(热忱地)我來拿,我來拿,(搶着收拾百分)一个人不僅要有劳动观点,而且还要走羣众路綫。

〔滿天真活潑的跑到桌子前边,放下扑克,拖出兩個独凳兒。〕

老苏:(招呼着)坐,坐。

〔把开水壺放到桌底下,微微拖开自己坐的椅子,立在上首方熟練地洗着牌。〕

老苏:(笑迷迷地望着下手家)你贏了不要驕傲,勝負乃是兵家之常事。(發現下手家沒有凳子)啊,你還沒有凳子?(赶忙把木背椅搬过去)你坐我这一張——坐嘛! 我,我是能够克服困难的喲。

〔正在准备散牌,下手家提出要記分。〕

老苏:(拥护)对,記分,(順手在檢討書上寫着)五分,記起,(上手家提醒是九十五分)啊,九十五分,也記起。(寫好,發覺)哎! ……(忙对別人解釋地)沒有关系,反正我又不只寫这一回。(別人提議不打了)怎么不打了呢? 打喲! 打喲! 我,我最多只打这一回,(回头看見茶盅,主动挑战地)我們还要喝开水,(上手家补充說是灌开水)哦,就是灌开水,(把茶盅放在桌的右角上,提过开水壺滲上)要灌,要灌,看先把哪个灌成象一把茶壺,(下手家說,老苏該先喝一

盅)咋个該我喝? (下手家說剛才他輸了一牌) 那一牌,
(左手指右方翼幕)我是認輸的呀,(認輸也要喝,推不脫。
只好放下开水壺)好嘛,我又來起點“帶頭作用”嘛!(端起茶盅,勉強一氣而干。揩嘴。滲上开水。依然嘴硬地)你
几磅水倒把我吓不倒,不过,說老實話,喝多了就是
小……(一个寒噤,小便來了)哎,說來就來哩!

〔放下茶盅,向右方拔腿就跑,惹得大家笑起來。

老苏:(馬上站住,自尊地)你們笑啥子嘛!你們要笑,我又不
去了。(慢慢地走回來)沒有修養,敢來打百分。

〔重新愉快地散着牌。

老苏:(同时叮嚀對家)我們兩個要好生合作,好生联系,要把他
們兩個打慘。(輕聲地)大吊壓、小吊權,吊得要吊,甩得
要用……(聽見電話鈴又响了,不耐煩地)電話鈴又响了。
(忙忙拿起牌,向對家做了一個要叫牌的鬼臉,走过去接電話)
喂,我就是老苏。老刘,什么?……科長又在催?(敷衍地)我已經寫得差不多了,老刘,我是下了決心了,一
定要好好地挖一下……(不注意地向左方叫牌)七十!……
(對電話)老刘!我沒有打百分,我說七十……呃,是說
其實都寫得差不多了……(岔開,詢問地)喂!老刘,科長
在哪里?……科長已經走了……(非常不滿地)走了你
還在催!(扔下電話。几步跑到桌后边,食指壓在嘴上)噓!
兩秒鐘,(指指肚皮)我實在有些熬不住了。

〔抱着肚子,向右方跑去,剛跑兩步望着右方楞住了。

老苏:(驚叫)科長!(尷尬地目迎着科長走上来)

〔科長問他在干什么。

老苏：（把左手里的牌藏得紧紧的）我，我正在……。 （这时才記起檢討書，忙跑回桌上从扑克堆中拖起來）你們不要压倒嘛。
（对科長解釋）他們几个在打百分，小張剛才走了。（走过右边，在舞台中心区附近規矩地站着）

〔科長問他寫得怎样了。〕

老苏：科長，我都寫得差不多了，（假積極地）我一面結合思想，一面联系实际……

〔科長叫他当着大家念。〕

老苏：（眼睛大了）念？ 当倒大家念？（左右环視，非常为难。知道不念也不行。只好硬起头皮，結結巴巴地念下去）……我是一个最爱打百分的人。不分時間，地点，有事无事，都主动、積極、帶头、爭取打百分。（一頓）別人打百分，是利用休息時間，开展正当的文娛生活；而我則是用百分代替了一切。（一頓）有一次打百分，我把所有的人都搞病了，請來看病的医生也搞病了；特別是前天晚上熬夜，胡里胡塗地把人民銀行的支票拿來記分，丟在字紙簍里去了。第二天，又把大鬼当成支票寄給了首長。（偷眼看了一下科長）我的錯誤是很嚴重的。是資產階級的享乐腐化思想，是損人利己的反动剝削思想，是好战分子的法西斯思想，如果再发展一步，肯定就是帝国主义！（一个尿嚔）我的錯誤是很嚴重的，造成損失也是不可計算的，比如：學習，五分——不，是九十五分——不不……（慌乱地）我說錯了。

〔用左手揩額角上的汗，不小心把牌露出來了，科長問他拿的什么。〕